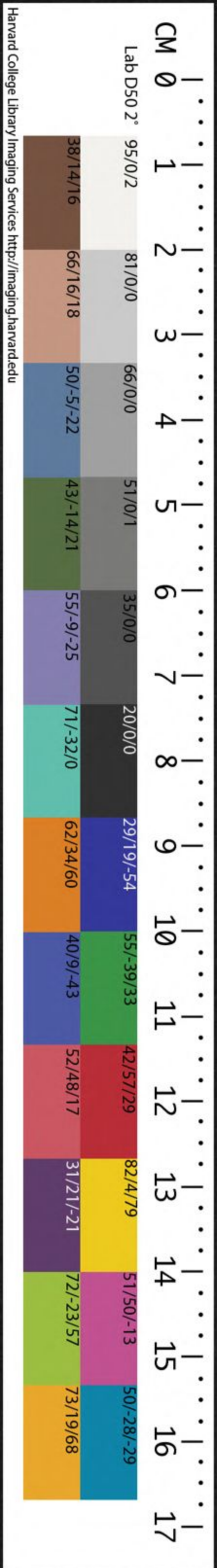


1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2550/3427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哈佛大學漢利圖書館珍藏印

隆設七人同傳以皆從行未嘗特將故每戰功必繫以從字

為案大概與曹參諸傳同例云又按會傳本史記文稍益損之每次一功則賜

一爵或一邑又登用從字冠首用先登字斬首右于字為眼目

之亦一格隆按會有大功于漢者三入閣之初會諫每留宮中一為門之會論張膽雄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

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

噲求近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

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

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卮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

卮卮讀與夷同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卮宮大

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

二高帝晚年惡見群臣會排闥直入諷以趙高之事三三者皆顛沛危急之際闕死生得失之機此其功豈區區灌絳諸人傳哉而老泉著論稱後世大患過奇矣

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

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

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五大夫從

攻秦軍出毫南鄭氏曰毫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

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以郤敵

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

一人又更斬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

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鞏

棘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

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

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

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

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

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

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

上維楨曰叙救門節與帝

紀語不指犯最得刪潤之法

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

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

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

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

項羽未為王故高祖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

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

陰按史記云食盡之而漢書但云食之惟看一盡字始干能復飲乎之問有情此班掾刻意削去浮字之故

陰按獨騎馬句史記云獨騎一

馬加一一字筆執更覺扶疎矣又按是日微樊噲二句收結上文最有力

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

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後數日項羽入

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

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

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

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

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

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地



王維楨曰用十二從字二與字明喻其專功也

降按從斬首以下至十二人總結上文有鑰鎖

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  
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  
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  
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  
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師古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  
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

王慎中曰排闥直入正見比諸將最親處

隆按排闥入禁中即持盾入鴻門之銳氣也史氏叙戰功甚略獨詳此二節總是模寫其忠勇處

梁潛曰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勦徹教信以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即故殺諸將而劉氏懼

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

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日門屏也音士曷反大

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師古曰憊心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

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

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

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

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高帝至是非特為劉氏謀宜且為平勃憂也

隆按商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宜用以字從字冠首餘如前傳

列六  
盧舜治曰鄴商傳次樊噲為鄴寄給呂祿周勃得以入北軍功能安劉與平勃相羽翼一節爾劉奉世曰鄴商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

帝已崩呂后釋噲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類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類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

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

水上之關也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今在洵陽縣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

氏枸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幽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枸音荀賜食

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

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

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

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郤敵遷為

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

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

與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

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

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

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

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

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

隆按凡別破至十九人一段總前一束有關頭

隆按上云呂后崩下又云及高后崩疑衍不加史記直載

吳京曰商于君為忠于父為孝縱賣父也矣病

黃實曰世謂寄言及非也古者大義滅親况呂氏依憑城社小人耳無事與之相接義當去則去之何友之足云

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

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

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

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况賣友孝

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

下欒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

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弟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

商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

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



隆按此傳查用  
丘車趨攻疾戰  
為眼目餘如前  
傳例云

又按史記嬰傳  
以太僕二字為  
主其中言為太  
僕者十五言兵  
車者四言奉車  
者五自始至終  
只以本色字而  
直貫此文字之  
妙而班掾刪之  
其刻意去浮字  
耶

劉放曰告故不  
傷嬰者高祖抵  
言不普傷嬰故  
嬰證其實然告  
故者反坐拷告

者不服故移獄  
覆嬰嬰以此坐  
繫掠管也  
劉奉世曰欲攻  
沛者以沛令後  
悔閉城守也  
此即被樊噲召  
時按帝紀未嘗  
兩至沛下文義  
相屬非兩事甚  
明

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  
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  
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不傷嬰也嬰  
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嬰時  
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為沛公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

嘗給之。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  
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趨攻戰疾。破  
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趨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  
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墮。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

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趨攻戰疾。賜  
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

以至。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

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

劉奉世曰抱兩  
兒者未有能背  
面而能抱持者  
況復馳乎服說  
是也  
王維楨曰初兩  
兒驚恐未定故  
復徐行直待兩  
兒自相依倚對  
面帖定乃馳

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踰兩兒棄之服虔曰踰音撥晉灼曰音足嬰常

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

小兒墮陸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

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

背也雍樹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

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委義尤踈越雍讀曰擁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

依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

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

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闕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

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卒

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從擊胡騎句

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

郤敵邑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

劉奉世曰言賜  
所奪邑則嬰蓋  
以功復賜之爾  
陰按史記此傳  
次為太僕者十  
五班父刪之而  
曰常為太僕從  
又曰以太僕事  
惠帝煩簡各有  
法

漢書卷九十五

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

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

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

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

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

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

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

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

曰疾急速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

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

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

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平鄉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

盧毋治曰均之戰功也而脫高祖於獄繫收載兩兒於陣云中

有救患持危之恩故先灌嬰爵之云

隆按嬰備本史

記文而刪之大概以戰疾力為主連用所將卒及生得為眼目

徐中行曰嬰無

文墨議論首尾功狀獨戰疾力爾秦漢間戰陣明整文字嚴實左氏不及也

陰按此以前嬰為裨將故下從字此後為特將以下所將卒句

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

擊破之攻下外黃西牧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

甲師古曰重泉縣各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

力戰廼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

如之晉灼曰下所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謂左右千人之騎縣名公者

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

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云射士為連尹一人蘇

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

日楚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

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

當分兩段看洪邁曰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此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減其三云

本斬下有左字

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

師古曰柘縣名公者

李奇

蘇

林

師古曰華音下化反

至嬴博

師古曰二縣名

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

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

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

密卒斬龍且。

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

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

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次也

齊地已定。韓

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

轉南破薛郡長。

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

身虜騎將入攻博

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取音趨。慮

音慮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

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

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春。擊破楚騎。平陽。

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佗。降留薛沛。鄆蕭相。

師古曰凡六縣也

攻苦譙。

師古曰二縣也復得

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

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

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

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

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王卽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  
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  
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  
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若石。師古曰。若石音千坐反。  
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  
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  
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  
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

隆按凡從所得  
段至十人總  
結上文戰功

隆按嬰雖助緡  
徒也而止兵待  
變與謀立帝安  
劉之功詎在勃  
下哉

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  
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  
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  
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  
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  
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  
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  
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  
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

劉知幾曰傳寬  
斬歛董才非拔  
萃徒以微功見  
識而史臣徵其  
爵里列之為傳  
不亦煩乎  
隆按寬與歛傳  
本史記文無所  
刪潤大概寬傳

用屬字為眼目  
歛傳用別字為  
眼目餘如前傳  
例云

齊王罷兵歸嬰自榮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

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

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

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

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

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

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

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

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賜

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敖下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

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

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師古曰時

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

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

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

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

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

也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

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

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

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

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

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

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

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

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

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

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



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

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

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百九十級。虜百四十

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

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

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繇沛人也。師古曰：繇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池陽即馮翊

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

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繇為信武侯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繇泣曰：始秦攻破

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繇為酈城侯。服虔

曰：音菅。蒯之蒯。蘇林曰：音薄。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

長沙師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

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

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繇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

多。寒反。屬沛

陰接繇傳本史記之而稍刪之

王維植曰：終亡離上心於下文。涕泣留行見之。

正按：賜入殿門。下史記有。人不死句才。見帝之殊寵。此。關鍵處不可去。

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

作陳國。

作陳國。

黃震曰論勇士  
尚亦戰功居多  
夏侯嬰四朝駢  
乘忠信可知灌  
嬰為呂氏將兵  
而與絳侯謀可  
謂知義傳寬新  
秋皆戰士周繹  
才不逮之而有  
忠君愛上之心  
以功名自顯宜  
矣

國 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

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

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今寄行說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

親可也。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 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方書。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方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方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

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

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質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

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

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

隆按此傳以御  
史大夫四字聯  
終張周趙任申  
屠五人總是一  
篇文字與酷吏  
傳同體  
又按蒼傳仍史  
記文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今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

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

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

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苛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

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

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苛。漢

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

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

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

之

隆按：昌傳本史記文而稍益損

劉放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

隆按：更以列侯為主計是綱是時以下詳蒼所以得為主計之故是目

又按：蒼廼自秦時一段應篇首好書律歷二句

隆按：蕭曹等早下之伏後案

盧壽治曰擁戚  
姬騎昌項史氏  
不為少諱總見  
昌之木強敢言  
兩

抱也。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

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

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

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

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

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

重言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

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

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

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

陰按年十歲句  
為後趙王年少  
張本  
又按將璽上史  
記有年少二字

為下文張本

音房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待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

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

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

陛下獨為趙王置賢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

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

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

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

陰按昌即堅忍  
伉直然期期無  
長語何以必其  
能感動太后而  
托以保護趙王

也耶卒之被徵  
謁太后史氏不  
載昌一言雖謝  
病三歲薨愧有  
息矣

隆抄兩利慶應  
上心不樂非公  
無可者應上兩  
可字

隆按因叙昌代  
苛堯代昌遂為  
附兩人事于傳  
云

又按班史補昌  
曰一段才見不  
負高祖之托  
虞舜治曰一不

奉詔也前能止  
高帝之不廢入  
子後不能保昌  
后之不召趙王  
昌竟無它奇抱  
期期以死耳

隆按敖傳仍史  
記文

固欲煩公師古曰必也公彊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

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

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然吾私憂趙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

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

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

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

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

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

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

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遷

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

餘見鴛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

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

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

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

策令周昌為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

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

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

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

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

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

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

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

隆按至此後接前傳叙張蒼了案體奇甚

隆按蒼為計相時一段本前傳以列侯為計相而詳言之重

應補首好書律

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

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

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

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

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饗父事陵陵死後蒼為

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

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

隆按至此猶次蒼德王陵一段應前傳文字細意如此

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

德漢十勝之皆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

人為中候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以為讓

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

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

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

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

復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陰按結尾句與百相應

隆按嘉傳仍史記文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疆弩張之故曰蹶

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蹶音布麥反從高帝

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

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

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

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

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又念不

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

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

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胡纒宗曰通戲  
殿下而嘉欲斬  
之當矣夫何謂  
帝曰陛下幸愛  
臣云云嗚呼既  
欲執法誅臣以  
正不恭之罪又  
欲啓君濫賞以  
開寵幸之門屠  
嘉此言則失之  
矣

揚維植曰嘉蹶  
張武卒耳非有  
夙望著名也而  
坐仰鄧通之事  
溥然有大臣風  
節本其為人庶  
直不受私謁故  
功立如此否則  
近習人亦難

視此可以媿矣

萬文帝常褻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

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

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教戒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

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

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

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

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

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

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本無其字

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

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賢幸用

事諸法今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

嘉自絀所言不用師古曰絀退也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

餘地也如淳曰堧音畏懦之懦也嘉聞錯穿宗廟垣

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

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如今之散官且又我使為

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交終言曰史書嘉因歐血而死

何孟春曰嘉之

為相也鄧通戲  
殿上文帝則聽  
其檄召內史鼂  
錯穿宗廟垣而  
景帝不容其問  
然則嘉之能遂  
其職于前而無  
漏心負氣之累  
也哉今其始

漢書卷四十一



或者少其不足  
于量云

隆抄自嘉死後  
雖因嘉而波及  
列侯而與嘉之  
意自見

茅坤曰發烟波  
議論點次嘉之  
特正大體處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東  
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  
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  
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蹢蹢廉謹師古曰蹢蹢持整之貌也蹢音初角反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師古曰言名為好律歷也為漢名相而專遵

用秦之顛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強人

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史申屠

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日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

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

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

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

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

黃表曰史以酈  
陸朱劉叔孫同  
傅朱建叔孫通  
不足道也食其  
庶幾知擇君要  
敬庶幾能自奮  
然豈曹傅伍哉  
隆按食其傳本  
史記文削刪之  
又按史記縣中  
皆謂狂生班掾  
改自謂狂生恐  
於下文自謂我  
非狂生句不合

呂祖謙曰騎士  
微矣而高祖親

漢書卷之四十三

問以賢豪此所以得天下

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

介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釣

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

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使人召食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

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

秦世語有抑揚

豎立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

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

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收散亂之

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遷食其往。沛

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

隆按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司馬溫公謂分為一者是

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二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

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

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

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

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此乃

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

取是為自奪便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

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

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正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

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臯

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也距飛狐

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則天下知

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

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

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遷

隆按據敖庾之粟五句此說詞主意

王維積曰食其欲據敖庾之粟即請下陳留之意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據田信傳乃是田解

隆按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本上文天下知所歸矣句來開口便得肯際又按天下歸漢句此段綱領

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

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

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為人刻

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

師古曰：韓信傳作刻，此作玩，其義各通，蓋說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

地既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與上天所以咨

漢相顧

又按上以知不

知為眼目此以

下不下為眼目

首尾相應作結

語

盧雍治曰酈生

就烹時猶有迂

闊大言直疎宕

不檢有志願成

自外於身世者

也天地間生此

一等人類太史

公筆乃班氏刪

就其數語遂覺

酈生之狂索然

以無氣終爾

隆按了結酈生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太行之院。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

讀曰馮馮。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數

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

遂嗣。二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雖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

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背父母之國。無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

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竝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黃震曰。賈以詩

書就高帝。一時

群臣無有也。賈

以呂氏欲王。諸

呂而病免。豈忍

一日苟祿於君

則既病免。復傳

會將相以誅諸

漢書卷四十三

陸賈

五

隆按新造未集  
以下數句一一  
應前  
虞舜治曰從親  
戚墳墓說來情  
義最切又越殺  
王降漢五字利  
害甚明以故易  
動其聽  
隆按起坐與上  
箕踞相顧  
王維楨曰下  
改字活落語

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  
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使一偏將將士  
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  
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  
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

南越王應起處  
而加一卒字于

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  
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  
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迺大  
說賈雷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  
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  
物故曰它送也師  
古曰它猶餘也  
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

楊慎曰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馬有逆而可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何良俊曰漢興高祖時則陸賈上新語每奏一

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卒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帝未嘗不稱善其言謂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或放曰數擊鮮則不美故母又涵女也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今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作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禾反數擊鮮母久涵女為也服虔曰涵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

隆按賈度不能爭平慮力不能爭惟二人同心故賈能揣平之念如此連用六念字當玩

盧舜治曰賈說南越它歸漢其旨峻見帝稱詩書其詞厲退而避諸呂分五男以彙裝其識遠而趨進而交驩平勃其論忠而確大都自賈生之文而括子房之智者漢之

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溷音下困反。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常焚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饗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

學稱隨陸有以

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沈澤曰賈之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安諸呂其卓識宏議豈一時推埋屠狗可企及哉劉鞅所謂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者是已隆按平素以高計名而交驩之計迺出於賈以故賈名聲籍甚

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陸按建傳仍史託文首尾只叙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



王維棻曰不肯見辟陽侯即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處

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

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

太后。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貳服具。師古曰。貳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

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

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賢

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

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

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閱籍

孺。師古曰。依平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閱籍孺。誤。

刺籍字後人。所矣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

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

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

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

隆按史稱建廉直。迺受稅金而直乎。何有毋乃為葬毋德耶。則望陸生計矣。且治曰。梁孝鄉陽至長安。因客說實長君。辟陽侯下吏朱建求見閱籍孺。欲

解於惠帝兩事  
一律要之皆戰  
國之餘習也特  
陽之所為差正  
於建  
隆按復追叙辟  
陽侯之囚一段  
明上文所云獄  
急不敢見君之  
故

王慎中曰建子  
死匈奴中惜失

其名

隆按敬傳仍史  
記文直叙四大  
事勤都關中建  
萬世之長策矣  
遊觀夷情遷徙  
強宗亦其智也  
惟結和親約未  
免貽萬世耻耳  
又按輓輅下史  
記有衣其羊裘  
句為下文不敢  
易衣張本  
又按陛下王天  
下與周異句敬  
說綱領

富譽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

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

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

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

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

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

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

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

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蘇林曰輓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

之三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

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

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

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

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師古曰邠邑名也

其積德紮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

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持之也

陳仁子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古人公天下之說也彼山帶河四塞之固此後世私天下之說也為敬者蓋曰洛陽之都居中而合天下之執時則利於周之封建關

中之都居險而握天下之執時則利乎秦之郡縣陛下欲為秦之郡縣乎周之封建乎其必有擇于斯矣而迺但云云使後世不務德而務險者又得斯言以藉口敬得為王論正

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芮今芮城縣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

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天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拊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隆按小荀子云  
或問難行曰若  
高祖聽成卒不  
懷居遷萬乘不  
僕終日可謂難  
矣

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曼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  
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  
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  
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  
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  
曰此肉音漬漬謂死者之肉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  
一說此肉讀曰瘠瘠瘦也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  
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也在雁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

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持汝反械擊敬

廣武

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雁門

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

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

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

萬騎

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也音口弄反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

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

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

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

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

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

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師古

少也。問遣謂餉饋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

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

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

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賢。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

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

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凌約言曰。說言不可。以仁義說。謂以禮。即風。論乎。敬之背馳。亦甚矣。司馬光曰。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于。而翁建信。疾之。固已疎矣。况。竟已。種后。入可奪乎。

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使敬

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

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

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

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

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

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

隆按此段叙徙大姓而備胡遷都兩事亦結案於此

陸機曰。實關中。與上可。先實。實相。應。

王維楨曰獨不  
載敬所終何也

隆按史記引論  
中有希世二字  
足概通之生平  
故通篇極意模  
寫要不出此二  
字班氏此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之獨此二字尤  
不當去

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

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  
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  
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

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  
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

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  
將謂為

逆亂也師古  
日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

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

天下弗復用。師古曰  
鑠銷也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

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  
之聚於轂也音于豆反安有反

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

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

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  
一襲上一

下皆  
具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

復約言曰婁敬  
不易羊裘而通  
乃變服以媚上  
兩人優劣較然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

降按史記弟子  
下有竊寫二字  
方與下文迺喜  
相應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剽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

「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冒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

言斬將搃旗之士，師古曰：搃，拔取音。塞，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

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

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

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

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

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日反。臣

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

皆面諛親賢。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

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

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

關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應劭曰：立

難也。變而為細

其素所蓄積然也。故知陳勝反矣。變而稱盜，知帝憎儒服矣。變而衣楚製，知帝不好士矣。變而進斬將塞旗者，知帝苦朝儀之難也。變而為細

難也。變而為細

叢知帝易太子  
畏呂后矣變而  
言后攻苦食淡  
何可背知惠帝  
不欲壞複道變  
而與原廟于渭  
北予故曰叔孫  
通知時變而諛  
者也亦史意也  
又按吾能為此  
與上度吾所能  
行相應  
王維楨曰五用  
以次字三用  
一字陳列整然  
雖未嘗至闕廷  
者亦可以想見  
其儀矣

劉放曰九賓字  
謂讀如傳授之  
擯九賓擯者九  
人掌臚句傳也

馬端臨曰夫禮  
豈專為尊君抑  
臣哉叔孫制禮  
不過度帝所能

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  
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蒞師古曰蒞  
與蒞同蒞音子  
悅反如說是  
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  
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

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

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儀師古曰儀敘其下儀

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師古曰儀敘其下儀

法先言儀師古曰儀敘其下儀

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

反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外者皆殿下郎中俠陛陛

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

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

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

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

知為皇帝之賢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



為高帝觀之不  
過曰今知皇帝  
之貴而已豈知  
其出于人心天  
理之本然哉  
隆按知當世務  
一句一篇結案  
且與上不知時  
執句相應  
又按叔孫通獨  
諫立太子一節  
有大臣體然說  
者謂高帝已老  
呂后彊其通亦  
度知意終不可  
攘太子位爾不  
然安知不反其  
說以希世耶此  
為知通之心者  
茅坤曰叔孫通  
此諫語所謂曲  
終奏雅

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  
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  
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  
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  
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  
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  
無味之食也言其攻苦手勤  
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  
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  
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

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  
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  
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

重為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  
后於長樂宮及間往師古曰非  
大朝時中

數蹕煩民孟康曰妨  
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  
曰作  
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  
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請空  
隙之時不欲  
對眾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日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  
劭曰月日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  
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之道正值今  
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

何孟春曰生始諫帝是矣而終教之以遂過何也柳宗元桐葉辨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當十易不為病而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知複道之失而又為之辭是得為引君當道者耶  
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有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遠也

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

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

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師古曰禮

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竝

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

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也舍枹

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

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師古曰鼎大鑊而無足曰鑊

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不受憂責

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附會將相以疆

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陸按此五人者皆當時智辯士而各以談論成功名以故合為一傳云



王維棟曰特大  
葬母真定為薄  
將軍與書張本

王廷陳曰既云  
令呂后母之又  
云常附呂后以  
瀉王之得免於  
禍在此故重提  
之不厭其復  
隆按驕蹇數不  
奉法句一篇綱  
領

凌約言曰三罪  
皆辟陽事實然

厲王推殺本古  
在罪一其二三  
不過並舉以甚  
其罪耳

隆按不用漢法  
本上數不奉法

坤曰此書所  
載千年以來絕  
明

師古曰悔  
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

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

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

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古向帝  
子唯二人左右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  
蹇謂不

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甘庶橫。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

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  
扛舉也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推之

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  
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推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  
形體備五刑

也師古曰直斷其首  
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

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

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

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願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

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溥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

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  
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卑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

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淮南王傳

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

易以它郡地封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

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

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

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

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融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融

古委字融。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真定委棄之也。

音之。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

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風雨。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

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

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

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

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

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

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

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

母家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

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賢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

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

更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

諸責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

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

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帝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

皇毋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郤陽

矛坤曰危言句句痛切

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

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

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

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

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

王所吏王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

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

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

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

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

不坤曰當時准有委罪臣下之言故昭書攙入此一設

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

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

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

日羞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

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

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

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

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

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師古曰發矢喻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

速也巴語終辭

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峻令人使閩越

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

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

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

日擬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

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

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

當得如淳曰賜上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

也奉音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

扶用反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

隆按宜急改操以下始開以可生之路方是上令昭子書本旨茅坤曰又代為一書尤佳

隆按史氏述丞相等奏詞正籍此以且載其不法之事又按奏中居處無度以下數事一一應前茅坤曰史記云所不當得欲以有為以也

茅坤曰史記發  
其兵下有開章  
之淮南見長一  
段似細

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士  
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

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侯太

守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

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

簡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奸嚴助傳

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為棺椁衣衾

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

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

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

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

為音于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

偽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

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

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

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

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

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吏請召

治忌長不遑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

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

茅坤曰史記更  
詳而曲

漢書卷四十四

淮南王傳

六



隆按上書殺人官人名數示實也此書群臣上議名數示公也又按其赦以上史記又有朕不忍致法于王向模罵文帝友愛至情恐不可削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邛行書之舍音尤遷其子子母從居師古

生子之姬妾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

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

斤師古曰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笑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笑人材人則無子者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

與謀者迺遷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留令縣次傳爰

盜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

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誓

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日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

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

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

上悲哭謂爰盜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盜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

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

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

迺以列侯葬淮南王子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

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

王維楨曰此驕字應前驕蹇驕茅坤曰史記以縣傳者不敢發車封綴于令復之句下不如漢書綴于此為豔隆按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即獨有斬錯之故謀丞相何罪謝天下何為益之殘忍類如此所以卒死于賊

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  
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  
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  
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  
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  
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師古曰蘇及共工皆堯  
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  
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  
不軌自使失國早夭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  
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

王廷陳曰淮南  
相請將一事既  
為漢又完淮南  
可謂善用權矣

茅坤曰史記于  
尾有淮南王如

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  
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  
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  
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  
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  
臣表蟲達  
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蟲達  
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  
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  
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  
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  
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  
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

故五字自完且  
以起下

隆按此傳仍史記文惟首增招致賓客一段而篇中刪伍彼事以被別有傳云又按篇中歷次賓客遊士根招致賓客一句來又按高氏云淮南書篇中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復也蓋蘇飛李尚輩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騁所以其書駁然不一

按班固補招致賓客一段著安之不當矣而刪史記時時怨望二句則其謀逆似無因云王慎中曰淮南上無太子一言茅坤曰大略淮南王之畔由賓客佻譎所致史記不能載而漢書補之可謂工

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

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

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

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遷。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

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說之若毛詩傳

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

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師古曰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

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

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

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

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

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

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

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

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

辯 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孟康曰詗音偵西

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詗音朽政反師古曰 詗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詗同然音則異

音丑 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 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

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

金氏 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

謀。今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

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

太子學用劔。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

世按篇中運用字謀字猶與未定未決字以淮南王之反實謀欲為之而未發也漢廷議其罪當伏誅以春秋之將而受誅且觀篇末云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

邪僻背畔之意二句自見

義反巧者善用劔也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

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 王使郎中令斥免

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 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

雜治 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母遣太子

其事 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 淮南相

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遷。如淳曰丞順王意逮書劾不敬

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

茅坤曰史記惡被下有于王二字似學

茅坤曰驗王下  
夫記有王聞漢  
使來即如太子  
謀十字甚密而  
應上文

連王

師古曰從讀日蹤

王使人候司

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

漢公卿請

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

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

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

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

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

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日壅格音閣謂被閣不行之當棄

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

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

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

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

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

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為妄

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

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

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

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

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

及王曰上無  
子一段與上

王心以為上無  
太子一段相應  
始猶萌諸心至  
是見諸言矣

不害最長師古曰曰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

如淳曰后不以為子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

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

侯師古曰曰分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

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曰與外欲害太子以其父代

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

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

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

今建在可徵問其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

隆按所善壽春嚴正應上陰結交句

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

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

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

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曰言王引

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

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

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曰王意欲發兵如乃令官奴入

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

隆按伍被反釋詰辯班掾只用兩三言諷之

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

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事大將軍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欲發國

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

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

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

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遷廷

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

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

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

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

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

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

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

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

漢書卷四十四  
淮南王  
王心善備中模  
馮殆蓋

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牧。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

者不能相教，皆當免。

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削爵，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

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

子之道，毋敢復有邪辟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

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

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

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

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

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

隆按衡山王傳  
仍史記文  
又按詳次衡山  
王子女為後相  
姦殺非本



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

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

罪也。榜音彭。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

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

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

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與猶言勉強也。

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徐

來使婢盡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 衡山

陰按衡山逆謀之敗。起于廢太子而太子所以察則由徐來議之于主以故。次徐來與太子兩相構怨。始末極詳。

來使婢盡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 衡山

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

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所棄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以數

讓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

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

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

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

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

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

王維禎曰徐來  
欲以已子代太  
後竟不明所  
以不代故何也

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王子而以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始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

隆按衡山王非  
敢效至望如是  
一段復推衡山  
王隱情與上聞  
淮南王作為畔  
逆一段相應

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其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

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曰：勿捕。遷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其罪。

隆安孝坐與王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

孝坐與王御婢

及后徐

結應上文

隆按濟北傳班氏所撰

隆按贊仍史記文

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而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由凡

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子寬嗣。十二年

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

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

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上俗強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

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

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同音之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伙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十四年蒙子左王賁歸五十二年蒙子實歸十二年

北負王煇景帝四年封封二平因前王衡由八

前坐與王熹又皆皆指國制為源

來坐蠱前司乘治又太子與坐古古上父不表音業前

刀刃  
劉劉齊北刺班

八上支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

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日本名為徹其楚漢初起武臣

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

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

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

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

方人以物弔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

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蓄音皆同耳

隆按通等皆傾覆之徒故并傳又按通傳本史記張耳陳餘與淮陰傳所載者而合之而未一段則班史所補云

又按史記號武信君下有擊范陽句更有原委又按生死智弔四字是此段眼目

茅坤曰說范陽今有戰國辨士風

隆按必將戰勝  
以下史記范  
陽之使通見武  
信君而漢書作  
通設為武信君  
問之之語與史  
記迥別

茅坤曰欲以城  
先下君入肘腋  
語

隆按先設為說  
武信君之詞備  
載于前而於其  
說武信君也則  
但曰遂以此說  
武臣此文法本  
史記蘇代說魏  
王相太子來

茅坤曰竊按信  
已下齊已罷守  
禦歸漢而蒯通  
復說信云云甚

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

以復其怨而成其功名。師古曰復此通之所以弔者

也。曰何以質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

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

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

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

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臣因對曰。范陽

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

賢。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

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

守。孟康曰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

熱不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騫

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

先下而身富賢。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

乘勢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

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疾

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

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

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

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無謂也愚意通  
與酈生俱以辨  
口聞人之情凡  
同類輒妬此必  
通足酈生以口  
舌成名遂欲破  
之以為功也悲  
夫

茅坤曰羽嘗欲  
封通似屬兩相  
知者通豈羽使  
之耶而史記無

軍乎。師古曰日間使謂使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  
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  
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  
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  
王以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  
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邊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  
安固之。項王亦邊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  
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  
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賢

而不可言。

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賢

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

師古

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

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立

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

葉。師古曰雜葉猶雜飄至風起。

師古曰飄讀曰炎富謂疾風音必遙反

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

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

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

眾。距鞏雒。咀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戰傷胃也還

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功耶信特  
將耳非所  
以天下者之  
略也知通指則  
之戰闕當  
益滋耳

史記謂楚  
困於  
京索漢人以智  
死葉故

智勇俱困一

兩知之漢書  
先言漢後言楚

而以智勇俱困  
句單結於漢之

未似失太史公  
俱字意

王維楨曰兩利而俱存此說詞本肯

然兵困於京索之間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鬪。上幸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

隆按漢遇我厚下史記有載我以其衣九句漢書刪去止用首尾二句語約而意足  
凌約言曰此文酷擬戰國策

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乎張廕陳釋之事。師古曰廕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泚音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廕陳

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

隆按吾將念之則其心已動特未決爾此所以卒不挽於叛

黃震曰通口辯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故無所售其姦爾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儋受二斛音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蠹之致蠹。師古曰蠶蠹也蠶毒也蠹丑界反蠹。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平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



田錫曰論者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當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情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于忠而終于逆蓋無斷于忠也非無斷于逆也

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赦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匆匆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可殫誅邪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

隆按韓非子云人有亡其豚者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婦聞之束箠而詰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之語蓋本此盧舜洽曰蒯通一說武臣三說淮陰四說高帝五

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亂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燬治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死犬燬音似廉反

說齊相國奇謀  
論齊相國與蘇張  
爭衡而班氏懸  
屬一篇有音讀  
層密之執

洪邁曰微所處  
東郭先生梁石  
君所善安其生  
參皆不之用若  
弄史策失其傳  
則參不薦士之  
過多矣

茅坤曰羽欲封  
兩人而兩人不  
受亦奇士

說之士也。束縵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  
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  
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  
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  
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  
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  
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  
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  
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

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

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

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

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

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

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

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

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

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

隆按此傳本史  
記淮南王傳原  
文而刪之前後  
變換語練而勁

隆按史記以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二大段並叙於此而漢書移于後作兩處次之

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干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焚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焚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溪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

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今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迺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

隆按史記既首  
叙吳事於前至  
此再言吳事語  
復漢書移入吳  
事於此是

王維楨曰逆天  
違衆與前因天  
心而動作句相  
應

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

尊長者以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

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

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

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

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

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夫以吳衆不能

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

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贊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

竝非也言男子感慨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今漢將

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今緩先要成臯之口帝昭曰淮南

日緩者名也不言其姓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

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

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

有數處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

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

隆按史記於未  
見其福下即以  
王曰左吳一段  
頂上其繁嚴漢  
書却以後漢建

淮南三句移入於此接處似欠聯絡

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

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

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失行皆自

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

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

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

屈彊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

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為十八九成師古曰吳

賢驕如王之二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

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

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

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

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

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

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海瀕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

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

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

師古曰盡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

隆按自事至言欲遂發至此是班史補入之者

隆按臣不敢避子胥之誅直應前子胥諫吳王句又按史記既首叙秦事於前至此再言秦事語復漢書移入秦事於此是

盧辨治曰伍被論秦事四段相

宋玉對楚王問  
格中家

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

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

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

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

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

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

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

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

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

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

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劉項竝和。

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臥反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

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

師古曰汜音普也蒸亦眾也汜音敷劔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

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

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

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且大王

隆按漢書十室而五而六而七三股削去史記浮句詞更勁健而八一段則班史補之云

隆按因秦之亡時而動與前逆天違眾而不見時句相應百姓願之與上四段又按史記叙秦事後接叙吳楚事故有獨不觀近世吳楚乎句漢書既入吳楚事於前而復用此句則下文當今陛下句難以接下矣王維楨曰當今陛下句一段迺折王陳勝吳廣之

漢書卷四十五 五皮專

凌約言曰引麥秀之歌即前麋鹿遊姑蘇臺之意

邪心不斷

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徵幸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

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

徙人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

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

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

上林中。都官詔獄書。師古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

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

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徵幸。師古

日黨讀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

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

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

王維楨曰黨可以徵幸暗與上聖人萬舉萬全相應隆披觀班史次披詰史云告云云則傳所載被討或者更為文

歸其詞爾不然  
何前後之相背  
若此

隆按此傳歷次  
充恃寵肆虐總  
歸結於殺戾太  
子一節而語多  
未嘗則以戾太  
子別有傳云  
又按陰私即克  
所告與同產姊  
及王後宮云云  
也充得幸於王  
而太子疑而捕  
之而克因告之  
天子是傳末所  
謂亂迺國王父  
子者

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晝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齋有

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

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

相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

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

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

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

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小

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

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師古

取勇敢之士以自隨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

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自請願以所常被

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

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曲裾

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

如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

曰如蘇二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禪纚

王維楨曰竟敗  
趙太子遂敗戾  
太子之漸也以  
故班史首次之  
矛坤曰充請以  
所常被服冠見  
即是俠邪大膽  
處按先王異服  
者誅非誅服也  
未其俠邪心也  
而武帝性質多  
斷弛故得入已  
而讒太子亂朝  
政漢幾裂悲夫



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纓也臣瓚曰飛  
翻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纓織絲為  
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纓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

大也岸者有廉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  
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

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

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

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

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

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

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  
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  
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

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

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

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

公主得行車騎且不得師古曰從公盡劾没入官如

日今乙騎乘車馬行馳道師古曰從公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

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師古曰從公乘車馬行馳道

故言也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乘車馬行馳道

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

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者師古曰言素唯江君寬

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

劉敞曰是時太  
后已崩言太后  
詔者素得此詔  
許其馳道中也  
隆按充以此先  
探上意

陸按充始告趙  
太子而竟敗之  
已則劾近臣而

貴戚而公主而太子家使矣而上復曰八臣當如何怪其遂敗太子哉予故不以咎充而深咎帝之信用而卒以自殺其子也及異日知其詐而族之則已晚矣

隆按復點上春秋高句應上年

王維植曰前亂迺國王二句該括一傳首尾此江充斷案

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父之

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

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

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

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微也

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

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

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詛者令胡巫視鬼詐

以酒醮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輒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

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

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

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

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

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

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

邪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師古

日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

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

隆按下晏與躬  
交善句暗伏後  
謀欲輔政案

隆按下寵與躬  
相結句伏後謀  
案上東平王變事

茅坤曰既然唱  
謀

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

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

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

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

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

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

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

下徑道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噍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

大山石立而先立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

與其后日夜祠祭祀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

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

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抒芘也字與杓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

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

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

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

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

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

中是時侍中董賢慶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

茅坤曰又有此  
一着禍胎  
隆按封二侯應  
上取封侯之計

王維禎曰傾覆有伎邪材一句足概躬之為人下文所次即其事也

茅坤曰危言聳聽

邑各千戶。賜譚嘗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疾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

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伎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

攬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

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

詆公卿大臣曰。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方今丞相王嘉健而

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憊弱不任

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駸不曉政事。師古曰駸愚也音五駸反諸曹以下。僕遼不足數。師

曰僕遼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遼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

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誹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誹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

者也。蘇林曰規音鞋師古曰鞋半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

羽檄重跡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

者也解小夫悞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闚

也憤音工內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

藥仰首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

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

水泉。廣溉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

...

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

成迺止董賢貴幸曰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

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

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

病為解師古曰自疑有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

彊盛蘇林曰彊音效噫之彊音灼曰音載彊其尾之

傳服虔乃音捷既已失之木俗學者又居彊煌之地

臣贊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

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

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

胡詐為卑爰彊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

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

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

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師古曰

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

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

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

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

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

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躬

倚祿曰

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

臣為國家計幾先

謀將然

張晏曰幾音異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

豫圖未

形

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

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

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

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

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

師古曰弗讀與字同其法為

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

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

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上然之以

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不日經術至

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

師古曰見欲令覺悟謂顯示也

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

妄以意傳著星歷

師古曰傳讀附著音治略反

虛造匈奴烏孫西

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

臯

鄧展曰郡守諸侯相

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

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也

辯口快耳師古

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

慧深刻也譎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

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

劉敞曰云當豐  
云云二字即上  
所說也  
隆按議政者數  
句正指躬言

言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

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

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上不聽遂下

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

戈。師古曰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繕補也。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

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世為將軍者凡舉二人

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

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

事年曰... 躬以對而... 能

相此躬遂以... 奸被罪豈天厭之耶

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

臯過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

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

侯躬虛造詐諛之策。師古曰諛詐。音虛遠反。欲以誑誤朝廷

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

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

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

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桑

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

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

凌約言曰躬以視詛誣東平王而卒坐祝詛以死壽謂天道不好還耶

隆按結孫寵右歸譚案又按傳尾載躬待詔時所著絕命詞蓋明其死之非不幸也

羊中古文識詞古和類實道鵬鳥賦

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譁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決鬱將安

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朗反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鷹疾飛也鸞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

今師古曰增弋射矢也叢棘棧棧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叢音必遙反

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山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寬頸

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免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

涕泣流兮張晏曰荏蘭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

傷肝師古曰結惛亂也虹蜺曜兮日微

孽杳冥兮未開心結惛兮張晏曰虹蜺

痛入天兮鳴譁冤際絕兮誰語

言流行忠良浸微也

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

痛入天兮鳴譁冤際絕兮誰語張晏

漢書卷四十五 息六躬



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嗥者仰夫

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語音牛助反

光今自列招上帝今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

秋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嗟若是今欲何留撫神龍

今搯其須師古曰搯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迴今反亡期師古曰

不可雄失據今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

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僑應

曰身虧食其敗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

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

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隆按利口覆邦家句一傳斷案

隆按此下借客形主

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師古曰小詩歌青蠅蠅之詩也其首

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春秋以

蓋蠅之為蟲嬰汗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

來禍歟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暈

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藥書構卻而

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諧隱公而殺之

晉厲弒應劭曰藥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鄆陵之

之而滅三卻藥書張晏曰牛叔孫豎牛奔仲叔孫卒穆子之孽子也

因以反弒厲公仲正妻子也牛護仲叔孫怒而邱伯毀季昭公逐張

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昭公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

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宰嚭

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

諸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

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

劉知幾曰江充  
息夫躬讒譖惑  
上使禍延儲后  
毒及忠良論其  
姦凶過於石顯  
而固叙之不列  
佞幸何歟  
黃震曰江充以  
巫蠱危太子息  
夫弓以巫蠱危  
東平以誅陷親  
固之論當矣愚  
謂邪說之陷人  
皆由乘間而入  
故君人者不可  
不以明理為務  
務各以其類  
至天下安有巫  
蠱之理

衆異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  
屬鏃之劍其明年越滅吳  
李園進妹春申斃

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  
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  
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  
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  
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上官

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上官

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  
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

執以歸卒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伊戾坎盟宋湮死李奇曰伊

死於秦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湮死李奇曰伊

盟書以盜之公以故殺湮師古曰湮管在戈反江充

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

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五

